

叶秀山

哲学卷(下)

文集

重庆出版社

叶秀山文集

哲学卷（下）

重庆出版社

Y E X I U S H A N W E N J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秀山文集. 哲学卷. 下/叶秀山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9

ISBN 7-5366-4417-5

I. 叶... II. 叶... III. ①叶秀山-文集②近代哲学-研究-西方国家-文集③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9109 号

责任编辑 蒲华清 别必亮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叶 秀 山著

叶秀山文集·哲学卷(下)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625 插页 7 字数 666 千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7-5366-4417-5/B·98

定价: 44.80 元



叶秀山在海边



叶秀山与两个外孙女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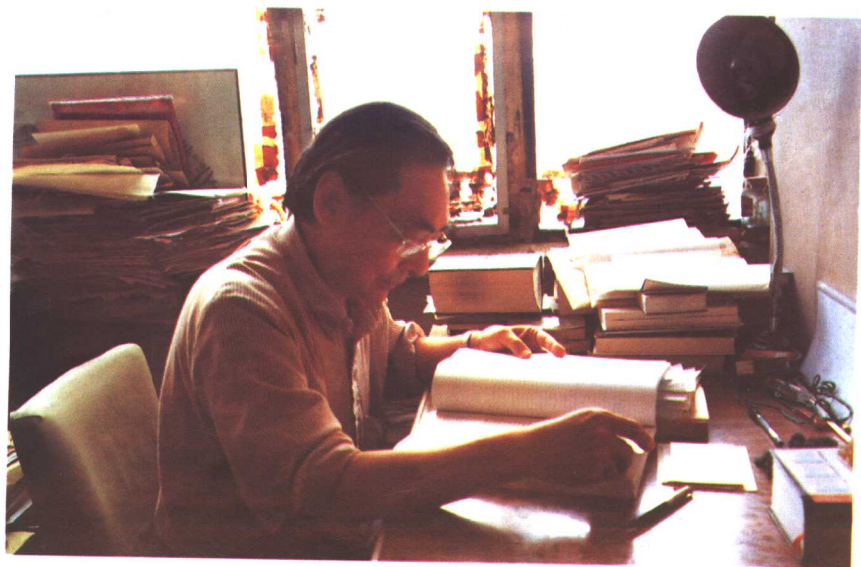
叶秀山夫妇 1998 年在山东曲阜孔圣人墓前



叶秀山在挑选 CD 唱片(1997 年)



叶秀山 1997 年在美国与妻子、两个女儿合影



叶秀山 199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写作间读书



叶秀山参加第八届政协会议



叶秀山 1997 年在台湾一次学术报告会上

总 目 录

思·史·诗

——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	(1)
康德的道德哲学·····	(369)
康德的先验宇宙论的二律背反·····	(393)
试论《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的研究》的转变·····	(41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的一些问题·····	(447)
“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	(484)
意义世界的埋葬	
——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	(522)
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544)
哲学的希望与希望的哲学	
——利科对解释学之推进·····	(568)
“现象学”和“人文科学”	
——“人”在斗争中·····	(590)
我读《老子》书的一些感想·····	(611)
中西哲学话“长生”·····	(632)
中西关于“形而上学”问题方面的沟通·····	(648)
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	(668)

“哲学”要“化解”“宗教”的问题	(677)
道家哲学与现代“生”、“死”观	(687)
“人”“有”一个“世界”“(存)在”	
——世纪之交话哲学	(703)
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	(723)
世纪的困惑	
——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索	(732)
“哲学”如何“解构”“宗教”	
——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743)
论时间引入形而上学之意义	(756)
海德格尔“案件”之反思	(774)
“和谐”——孔子和苏格拉底共同“理想”	(788)
世间为何会有“有”“无”?	(801)
论“事物”与“自己”	(817)
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838)

思·史·诗

——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

目 录

引 言	(6)
第一部分 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	(21)
一、卡西尔与康德的哲学遗产	(24)
二、卡西尔的符号论	(31)
三、神话·语言·科学	(36)
1.“神话”作为一种符号、文化形式	(36)
2. 卡西尔的语言哲学	(43)
3. 科学作为概念之符号	(51)
四、哲学与文化之批判	(57)
第二部分 艺术·神话·历史	
——卡西尔的《论人》	(60)
一、“符号”作为解释世界的“形式”	(62)
二、艺术与神话	(65)
三、艺术作为一种符号形式	(70)
四、艺术与历史	(77)
第三部分 心理(精神)世界的探索	
——胡塞尔的现象学	(82)
一、反对心理主义——严格划分逻辑、心理、物理的界限	(90)

二、观念(理念)的世界	(103)
三、“人文科学”之建立	(112)
第四部分 现代现象学思潮与黑格尔哲学	(128)
一、“绝对的精神”与“纯粹的心理”	(131)
二、理智的直观与本质的显现	(138)
三、辩证思维与精神现象学	(149)
第五部分 海德格尔在“思想”的道路上	(156)
一、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变革”	(156)
二、“Dasein”与本源的时间性	(173)
三、语言、诗和思想	(190)
第六部分 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207)
一、西方哲学之“危机”感与“无”的意识	(207)
二、“形而上学”的否定与“哲学”之终结	(213)
三、存在性的思想与对存在的思想	(219)
附:在“交往”的路上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子的“道”	(227)
第七部分 哲学之辩护	
——雅斯贝斯的“奋争”和“奉献”	(235)
一、雅斯贝斯哲学思想之渊源	(235)
二、哲学作为科学之超越	(245)
三、哲学作为 Existenz 之澄明	(256)
四、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密码”	(270)
第八部分 萨特的“有”“无”之辨	(283)
一、萨特与他的前人	(283)
二、萨特的基本问题:(空)无	(290)
三、萨特论“他人”	(303)
四、萨特的存在论和存在的心理分析学	(313)

第九部分 杜弗朗和现象学美学·····	(320)
一、现象学基本原则与美学观念之变化 ·····	(320)
二、艺术世界之起源及其特点 ·····	(330)
三、审美知觉之分析 ·····	(344)
四、审美经验之普遍性 ·····	(354)
作者后记·····	(366)

引 言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方法来区分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在哲学上不像在现实的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之间也不是可以完全分割开来的。以问题来分,我们也许可以用“古典”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个时期的问题特点更为清楚一点,这就是说,哲学问题中,有“古典的”问题,也就有“现代的”问题。这样,在哲学里,时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时间较早,也可能出现思想较新的哲学家,如基尔克特,与其说他是“古典的”,不如说他是“现代的”;而休谟,莱布尼茨,从另一个系统的眼光来看,则似乎要比康德更具有现代意义。因此,“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自有哲学理论上的意义所在。

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哲学根源于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把世界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把握,因而归根结蒂,哲学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古代希腊哲学意识的觉醒意味着科学意识的觉醒:人们摆脱了原始神话“物我不分”思维方式的束缚,进入到观察、分析、推理、研究的方式,以认识世

界,掌握世界的规律。古代希腊哲学是和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以泰利士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广义物理学)和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数学哲学(广义的数学)奠定了欧洲人思想方式的基础,而赫拉克利特把二者综合起来的所谓“活火”中之“度”(logos)的思想,使欧洲民族得益匪浅:世界是“活”的,但又是具有“度”的,是可以掌握的。古代 ἀπειρον(无定形,无度)与“λόγος”(πέρας 有边限,有度)的辩论已是感觉方式与逻辑方式互相渗透的一种原始的表现。感觉时常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而逻辑则又往往是空洞的,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真知识,于是,人们所能获得的确定的知识形态就是因果性的知识形态,以“因”求“果”,以“果”知“因”,一种既有感觉材料又有推理形式的知识。我们看到,对于感觉材料与逻辑形式相结合的因果关系最初的理解是相当朴素和表面的,泰利士以“水”为万物之“始基”(原因性物质或物质性原因),就是一个例子。

因果性知识,是一种追根求源的知识,对于哲学和科学来说是共同的,哲学的追根求源精神来自科学的综合和分析、判断和推理。这种因果性知识向人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它本身所包含着的相对性,已为苏格拉底所揭示。苏格拉底所谓“认识你自己”固然有其丰富的哲学意义,但最根本的,尚在于揭示因果知识之相对性,因而揭示经验知识之相对性,从而在经验知识之“外”,或之“上”,提出“理念性”知识。“理念”是一种思想性、概念性的“知识”,在于探求事物之共同的本质,最初和“种”、“属”的特征分不开,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苏格拉底关于“理念”和“定义”的概念是“归纳”出来的;而按胡塞尔的解释,所谓“理念”则不是先有个别感觉然后“归纳”出来的,而是早于具体感觉“直接”“命名”的,因而“理念”是最为本源性的、最为纯粹的知识。

然而,即使在古代,为求确定知识,与“理念论”对立的尚有“原

子论”。不可分之原子与不可分之理念形成了古代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之对立。从西方哲学思想方式的本质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植根于它的内在深处的,也是西方哲学家自己有明确认识的。

古代希腊从柏拉图以后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西方科学式思想方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多种的经验科学,总结了这些科学部门所积累的材料;另一方面又着重地研究了作为工具的逻辑形式,他所加工过的这个逻辑工具,被西方人用了近两千年,至今并未完全失效。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系统地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以至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传统哲学,其问题虽早为泰利斯提出,但其体系却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在这里,有趣的是:西方哲学上第一个成体系的哲学形态——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存在论”,而非“知识论”,——既非“理念论”(理性主义),也非“原子论”(感觉主义)。

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之存在”作为哲学研究之第一性原则,是在古代巴门尼德“存在”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步,成为专为哲学思考提供的一种“对象”,他研究这个“存在”的书,被编在他的《物理学》之“后”,叫作《形而上学》。从物理的意义上来说,“存在之存在”是在各种具体之“存在”的研究(包括分析与归纳)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因而是“后物理学”,但这种“概括”比起具体的物理学来,又是更为根本的,因而是“元物理学”。

于是,我们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语言”就产生了一种“麻烦”:他们只有一种“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但却有两种含意:一种是科学性的,一种是哲学性的。譬如我们常说的“本质”(essence),就既可以指“人、手、足、刀、尺”这样一些“具体事物”的“本质”,又可以指一个最高的本质——“物